

喜迎二十大 抒写新湖南

湖南日报社、湖南省作家协会、新湖南客户端主办

诗意图卷读古村

刘本楚

叠翠的峰峦，张开了雄奇壮健的双臂，紧紧拥抱着连绵起伏的山岭，高大茂密的老树森林，深深地收藏着原始古朴的风景。林间的绿浪和着清风，拍打着满地的黄叶绿草，柔柔绵绵的山岚和白云抚慰着青瓦白墙，一个波光荡漾的大水塘，倒映着一个四面环山，绿荫掩映，画里藏诗，诗里蕴情的优雅别致的村庄。这儿便是雷家坡，坐落于海拔800米高的山顶平地间，系湖南辰溪县长田湾乡的中国传统古村落。

滚动的车轮，转动着缩绵的思绪，山间的田野，牵念着我专注的目光，深深林海，参天古树，起伏绿浪，伴随着激情涌动的心潮，似有朵朵浪花绽放心海。雷家坡，令人牵念的古村，我已来过多次了，总想为其写点什么，可一直未能成篇，愧疚之意久久地扎进心田。应上届村支书王宏仕的邀请，到这里参加春晚，为村民免费写春联；为挖掘红色文化，到村里采写地下共产党员陈策的故事；为创作报告文学《金凤飞翔在故乡的田野》，到村里采访雷金凤的创业经历；陪同司法所长李会军到这里办案，为曾经任职几十年的老支书雷世有化解了心头之痛……今天，应乡政府和村里之请，再度来到雷家坡，进行传统村落的文化研究，并请来了怀化市中文名师刘建华，在此作了传统村落文化的挖掘、保护、开发的主题报告，为辰溪古村文化研究开创了历史的先河。

随着新任村支部书记曾子华与驻村工作队队长李刚的引领，步入村口的百年树林。参天的枝叶，茂密荫凉了天空，遒劲交错的根系，曲延深扎沃土。林间，情意缠绵的枝叶筛下的点点光斑，铺洒着满地的黄叶，随着清风飘飞的肥叶细蔓，舞动着秋色黄花，拍打着绿草翠浪，画卷诗意，起伏浪漫着古木森林的袅袅云烟，人踪烟飘，语音云飞。

林深之处，洞出一汪清泉，汩汩喷流，一口井眼涌出的涓涓清流，仿佛在诉说着古村千年的辛酸历程和许多动人的故事，又仿佛在倾吐着雷家坡今天的辉煌和1000余名子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。井分三级水池，由高到低，层叠而出，源头为饮水，二级为洗菜，三级为洗衣，级级池水满盈，清流微波荡漾，一股汩汩荡漾的流泉，灵动幽静了大山森林。村支书深情地对我说：“刘老师呀，喝口凉泉吧，我们村的百岁老人一年四季都是喝这个水的。”

越林间曲弯小径，登上山顶平地，那口大大的山水塘水库，仍有肥水细浪，轻风拂面，波光闪动，丝柳垂堤，姿容亮丽。堤岸文化长廊，建在30米长的风雨亭上，一个个远古与现代融合的文化景致，浓缩了古村悠远的文脉与现代文明的万千气象。鳞次栉比的白墙青瓦，屋宇楼阁，层次梯形，瓦檐紧连，沿水塘四周依山而建，飞檐翘角，烟云缠绵。屋后群峦叠翠，秀峰连绵，林木丰茂，绿浪翻腾，一棵千年银杏，枝繁叶茂，参天盖地，五人合抱也无法丈量它的体围。原野，草木葱茏，峰巅，云蒸霞蔚。倒映水塘，锦绣风流，满塘风浪波追，画意诗情，映亮了鲜活的村容，涟漪着古村的风景。

村中，三百多年的将军府、县长楼依然原貌犹存。远去的历史风尘，仿佛牢牢地挑在马头墙的翘檐尖头，高高的风火墙内，不知尘封了多少历史烟云。斑驳的墙面，陈迹点点，似有颗粒文字，漫漶难辨，墙脚石板，细密密织，纹路清晰，足迹石面，清凉沁心。洞开木门，屋内井然有序，中堂、厢房、天井、吊楼、马脑火房、花坛后院，仿佛鲜活着明清时期砖木结构的建筑风格。举头仰望，更有美景写在眼前：雕梁画栋，龙飞凤舞，门窗窗格，雀鸟跳跃，花卉芳草，栩栩如生，似乎看不到岁月的陈迹。但细细品读，总觉一股历史文脉的灵光闪烁其间，让人思牵远古，情怀沧桑。

沿村西头翻过坳去，便见一片古树松林，一条红军路与古商道依然清晰可辨。满目秋意枝头，如同红军鲜血染红的霜叶，铺满林间，流光溢彩。地下共产党员陈策也曾隐藏此地，其活动居住的民居仍有村民住守，保护完好。还有当年吴三桂征战抢夺民女与方霸王护妹对战的传说，这方山水里，留下了多少离合悲欢的动人故事。

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。伫立峰顶，纵目远眺，群山环抱，林木葱茏，绿树掩映的雷家坡啊，如同安然祥和于“田中有水，水岸有宅，宅中有园，园里有屋，屋中有院，院中有树，树上有天，天上有月”的诗意画卷里。我贪婪陶醉于如画的古村山间里，心潮陡然涌起了诗文的浪花；纵览群山秀峰青，崎岖蜿蜒茂林行，文化研究进古村，一草一木总关情。

我知道弘征老师，缘于上世纪80年代，他独创《青春诗历》，每年编选一本。那个时候诗歌本已如火如荼，《青春诗历》更是以前所未有的澎湃浪潮，让诗歌走向大众，走进寻常巷陌，成为书店、报刊亭最抢手的袖珍精装本，青年之间最流行的礼物，诗人最向往的传播高地。当时，只有人选过《青春诗历》的诗写作作者，才可以比较放心地称自己是“诗人”。1991年夏，我拿着几首新作，怯怯地叩开了弘征老师办公室的门。

弘征老师不苟言笑，让我紧张得有些害怕。他很快翻阅了那几首诗，几乎是板着脸对我说：“想进《青春诗历》的人太多了，尤其是湖南本土作者，所以对湖南诗人的入选要求会更加严格。”听到这样的答复，我自然不敢抱什么奢望。

酷暑去而清凉生，那年秋天，我照例第一时间去报刊亭买刚刚问世的1992年《青春诗历》，在令人眼花缭乱的作者方阵中，一个最期待的名字跃入眼帘。我一口气把这个报刊亭的几本《青春诗历》全买了。遗憾的是，《青春诗历》因爆红而冒出无数山

泼洒诗情在人间

——含泪忆弘征



弘征在白马湖创作作家与文友合影(左一为沙,左二为弘征,左三为谭谈)。

谭谈

我刚从外地回来，正准备去濂源白马湖省文艺家创作之家。那是一个山青、水碧、天蓝，风光秀丽的地方。前些日子创作之家正在维修。打算修整好后，用作老文艺家短期疗养之用。这里原先的6个书画创作室，也将设置成老文艺家成就展示厅。其中，就有文艺成就斐然的弘征先生的展厅。打算回来后，即去看他，并与他一起商量展厅如何布置。万万没有想到，猛一下传来消息，弘征兄于9月12日晚间驾鹤西去了……

这消息如同一根无情棒，打得我眼冒金星，举头望着苍天，大口喘着粗气……这成为了我一个终生的遗憾。

弘征和我，相识、相交几十年。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，大型文学期刊《芙蓉》刚刚创刊。他是刊物编辑室很负责任的编辑，我是刊物很积极的作者。我们的友情从此开始。后来，我在省作协主事，他又是省作协副主席，我们工作上的交集就更多了。1997年，我们在贫困山区濂源田心坪村创建扶贫文化工程——作家爱心书屋时，他是热心的支持者。接着，我们又在那座青山下、那座碧水旁创建作家爱心碑林，这里又留下了他忙碌的身影。建设省文艺家创作之家，他更是一个积极的倡导者。

记得那年春节临近的时候，创作之家的几栋房屋，主体是立起来了。然而，却拖欠农民工6万多元工资发不出来。我心急如焚。恰在这时，我主编的一套书《谭谈说朋友》《朋友说谭谈》在弘征任社长的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。正是寒冬，我和弘征带上几百套书，在娄底街头摆摊叫卖。

时任娄底地委副书记的魏华政先生，亲自上街为我们主持、组织签名售书活动。很快，街道上出现了排队买书的长队……一位老太太看到这么长的队伍，以为是购买什么紧俏物资，也连忙排了进去。排到面前一看，是买书。她尴尬地望着我们，犹豫一下后，下决心说，“排了这么久的队，书也买一套……”这个镜头，20多年来，一直留在我的心头。

尽管，在冷飕飕的寒风中签名，冻得我们身子发抖，而心里却是热乎乎的。这一天，我们在娄底街头签名售出800多套书，收到了4万多元购书款。我们终于在春节前，把拖欠的农民工的工资结清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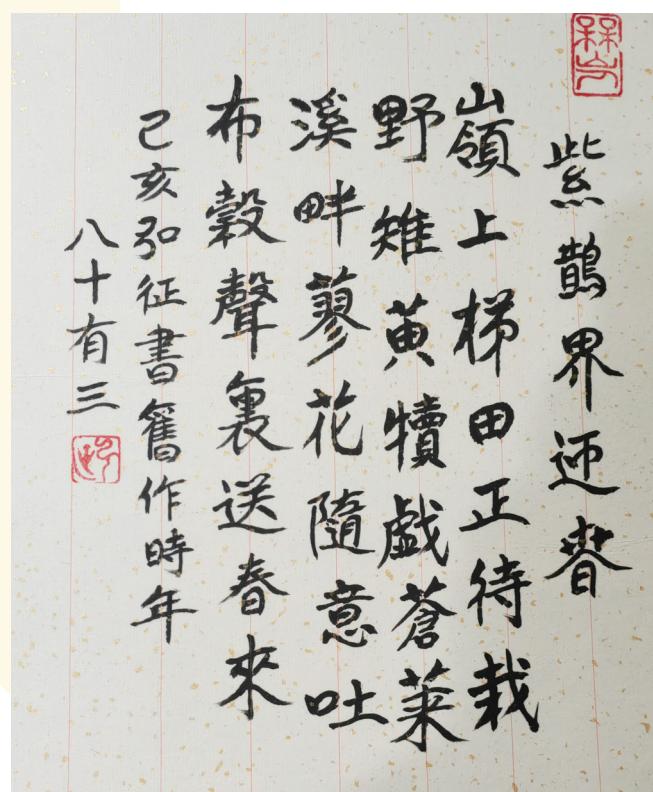
几个月后，创作之家建成了。我们省文联每年在这里培训市、县文联的干部。组织作家、画家、书法家等文艺家们，到这个山区深入生活，采风创作……红红火火好多年。如今，不少到这里培训过，学习过的市、县文联主席们，还常常津津乐道地赞美这个创作基地。这些赞美声中，不就有弘征兄当年的无私付出？

前两年，我们在濂源曹家村建老农活动中心。这个中心，由晚晴书屋、晚晴广场、晚晴诗湖组成。书屋里，有弘征捐的书；诗湖上，有弘征创作的歌颂故乡的诗。而这时候，他的病情很重了，已离不开氧气，出不了家门了。听说我们在为老农们建设一个阅读、健身、娱乐的场所。他仍高兴地、积极地参与。并在握笔很吃力的情况下，他坚持用毛笔工整地书写出他创作的一首旧体诗……

他是成名很早的著名诗人，又是成就很大的编辑家。上世纪80年代，每年新年，湖南文艺出版社，都会推出一本新年诗历，这是当年极受读者欢迎的读物。这种“诗”与“历”的组合，就是他的创意。他才华的光辉，闪烁在多个领域，书法、金石、古籍整理校勘……门门精通。他早年为我刊刻的名章，还收入到了他在香港出版的一部印刻专集里。收入在那本集子里的，哪是一个小小的印章呀？这是一份深深的友情！这个印章，是他为祝贺我的中篇小说《山道弯弯》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而专门刻制的。

作为先行者，他对后来者充满关爱。尤其是对故土上的那批草根出身的文艺新人，他倾注了满满的温情。陈援华，是金竹山煤矿的一个采煤工人。他出版的诗集《时代遗落的音符》、散文集《人生苦旅》上，都留有他热情的推介文字。如今已是娄底市作协主席的知名诗人廖志理，当年还是锡矿山砂矿局青年技术员的时候，常写些小诗在报刊发表。他就敏锐地注意到了。有一年，我主持评选湖南省青年文学奖时，他向我认真介绍了这位青年诗人的诗歌创作情况。这一年，廖志理获得了湖南省青年创作奖。此后，就常见廖志理的诗歌在《诗刊》等大刊上发表，并两度参加《诗刊》的青年诗会。使一个基层的乡土诗人，走上了全国的诗歌创作的舞台。

如今，白马湖，碧水扬波。作家爱心书屋，书声琅琅。曹家村晚晴诗湖上，诗碑耸立……这些，都在思念他，思念弘征兄泼洒在这片土地、这片山水间的浓浓诗情！



弘征为晚晴诗湖创作的旧体诗原稿。

吴昕孺

我知道弘征老师，缘于上世纪80年代，他独创《青春诗历》，每年编选一本。那个时候诗歌本已如火如荼，《青春诗历》更是以前所未有的澎湃浪潮，让诗歌走向大众，走进寻常巷陌，成为书店、报刊亭最抢手的袖珍精装本，青年之间最流行的礼物，诗人最向往的传播高地。当时，只有人选过《青春诗历》的诗写作作者，才可以比较放心地称自己是“诗人”。1991年夏，我拿着几首新作，怯怯地叩开了弘征老师办公室的门。

弘征老师不苟言笑，让我紧张得有些害怕。他很快翻阅了那几首诗，几乎是板着脸对我说：“想进《青春诗历》的人太多了，尤其是湖南本土作者，所以对湖南诗人的入选要求会更加严格。”听到这样的答复，我自然不敢抱什么奢望。

酷暑去而清凉生，那年秋天，我照例第一时间去报刊亭买刚刚问世的1992年《青春诗历》，在令人眼花缭乱的作者方阵中，一个最期待的名字跃入眼帘。我一口气把这个报刊亭的几本《青春诗历》全买了。遗憾的是，《青春诗历》因爆红而冒出无数山

弘征老师

这封贺信刊发在某期杂志的祝贺专版，但我手头找不到它了。

1997年秋，我应邀去湖南财经学院参

加一个文学活动，弘征老师也去了。活动完

毕，主办方请弘征老师留下墨宝，谁不知

他还是著名书法家、金石家呢。老师写了几

幅之后，把毛笔递给我，执意要我写写看。

我的书法功夫仅限于小时候被父亲所逼，

描红字帖，哪里拿得出手，但老师如此鼓

励，我就写了比较有把握的四个字“千古风

流”。老师说，你写字挺有感觉，也有想法，

确实练得太少了。

上世纪90年代末，在湖南日报社组织

的一次重点作者晚宴上，我碰巧也幸好与

弘征老师同席。因为，一位酒霸悍然向我发

难，我平素滴酒不沾，硬着头皮抵抗。但其

他人跟着起哄，酒霸不依不饶，我正要勃然

作色时，弘征老师走过来，从那人手里接过

酒杯，说：“我代新宇干了。”言毕一饮而尽。

我当时觉得非常惭愧，老师悄声宽慰我：

“放心，那小子灌我不翻。”其豪侠之气，

马美著

弘征先生住在文艺社宿舍，我数次到他家中求教，他总是侃侃而谈，让人如沐春风。大概是宿舍没有电梯，他后来又迁居了。我想到新居拜访，但先生身体已大不如前，不大愿意访客叨扰，我也忙于琐事，几次动议都没有成行。前几日，刘汉辉兄忽然电告，说先生走了，听到这个噩耗，我感到无比的悲痛。

我入出版行业晚，认识先生的时候，他已经退休了。十多年前我编辑《湖湘文库》。一日有位先生来访，来者身材颀长，慈眉善目，举手投足，都让人觉得是个谦谦君子。德明、云辉等老编辑热情相迎，告诉我这是大名鼎鼎的弘征先生，他是湖南唯一的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，还做过湖南省作协副主席，我则一脸茫然。

当他们告诉我这位长者就是《青春诗历》的主编，我立马肃然起敬了，从上世纪80年代过来的文学的人，又有几个没有被这个系列的书感染过呢？

先生来访，是因为邓显鹤《南村草堂诗钞》的出版事宜，这本书和邓氏的《南村草堂文钞》，都收入大型丛书《湖湘文库》，由弘征先生整理。先生善于言谈，轻言细语之间，邓显鹤的形象就呼之欲出了。特别是先生转述曾国藩对邓氏的评价，“其于湖南文献，搜讨尤勤。如饥渴至于饮食，有如大谴随其后，驱迫而为之者”，对我震动很大。我实在应该感谢先生，他为我开启了一扇湖湘文化的窗口，让我觉得每天面对的枯燥的书稿有了温度，有了万千气象。

多年以后，我感念邓显鹤于湘学复兴贡献之巨，在《湖南日报》发表过一篇小文章《邓显鹤：编辑出版人的楷模》，其实弘征先生作为邓氏后人，又何尝不是我们编辑出版人的楷模呢？

谈完工作，大家知道先生书法好，就悬请先生赐字，先生说写字就写字。然后又说，不喝点酒，字怎么写得好呢？当时还不是用餐的时间，有同事找来白酒，也没有菜，先生用一次性茶杯喝了一大杯，就开始挥毫了。给我题字的时候，先生问我有什么堂号，我惭愧说没有，他即兴给我题了“致远簃”三个字。大概是因为我姓马，借元曲大家马致远的名字，以“致远”相勉吧。这块匾一直挂在我的书房，只是愧对先生，我志向不远，读书也不多，辜负了先生的厚望。先生的篆刻也非常好，后来他在得暇的时候，还治了一方印赠我。

先生嗜酒，酒量也很大，和先生熟识以后，多次以酒相聚。记得有次先生来，我们几位同事留饮，三个人均分喝了两瓶白酒，先生已近古稀，但喝了酒依然谈笑风生。先生古文功底极好，曾为湘窖酒作《湘窖赋》，收到公司馈赠的佳酿，就召我们一起来分享。后来先生中风，当与饮酒过多有关。但是，没有美酒的浸润，又岂有先生的锦绣文章、宏阔胸怀？

和先生熟识以后，我经常向他问学，他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总是给我以启发。先生常常把自己编著的书寄送给我，我从中颇受益。有一次，先生打电话给我，一副很难为情的样子，说是有关篇文章请我指教。原来是撰文对我责编的《沅湘耆旧集》指出瑕疵。以先生的功力，指出的错误自然是中肯的，我完全接受。他说想把这篇文章公开发表，以为古籍整理和编辑做个提示，又担心给书社和个人带来不好的影响，心里有点惴惴不安。我说错误难免，有错就改，这是对书社和个人的帮助，完全支持这篇文章公开发表。先生犹豫再三，还是只在一家内刊发表了。先生对后学的关爱和提携可见一斑。

记忆中最后一次拜访先生，是因为岳麓书社建湖湘文化出版物展示馆，想请先生作篇赋，以先生对湖湘文化的深切理解和深湛的古文功底，自然是非常适合的人选。那个时候先生中风初愈，思维已不如前敏捷，精力也不如前旺盛，就委婉地拒绝了我的请求。以先生对湖湘文化的深切热爱，对古文创作的挥洒自如，拒绝我自然是有着难言之隐。先生送我们出门的时候，一如既往地把我们送到门外，挥手告别时，他的温润之情，不舍之意，定格在我的记忆里。

先生走了，老成凋零，让人伤感不已，但以先生的才情与豁达，相信必定在他的那个世界也是快意人生。

让我见识到真正的诗酒风流。

2004年中秋，朋友送给我两瓶葡萄酒，我转送给弘征老师。和老师在客厅聊着天，他忽然说，你看看书，等我一会儿，我帮你刻个印章。我喜出望外。老师治印刀法独特，结构别致，有画风，有文气，向来是收藏家之爱物，我亦一直视之如瑰宝。

一晃到了2020年底，湖南省第十次文代会召开，我忝居代表之列。有天散会后，我蓦地看到老师蹒跚的身影，赶紧上前打招呼。他笑着说，他中了一次风，恢复得不错，现在戒酒了。我嘱咐他保重身体，匆匆别过。

今年9月12日晚，和跃文、张战、新文、建海、盛辉等朋友雅聚，话题谈到印章，我自得地说，我的印章是弘征老师刻的呢。新文告诉我说，老师二次中风后，健康急转直下，如今只能靠吸氧维持生命。我说，哦，那我要去看看他，回到家不久，就收到新文发来的短信：弘征老师于晚8时13分过世。我一惊，我们恰好是这个时候谈到他呢。

老师生前遗愿，不开追悼会，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……原来，我们突然谈到他，正是以这样的方式，在为老师送行。

